

什么是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推原》与世界文学研究反思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Tracing the Origin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Reflections on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刘 舫 (Liu Ge) 李 云 (Li Yun)

内容摘要：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带来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反复阐释与重新定义，与此同时也掀起了重写世界文学史热潮。如何理解“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学史重构的重要前提，然而什么是世界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领域悬而未决的难题。方维规的《“世界文学”推原》一书以史明理，史论互证，以概念史的方法追溯了“世界文学”的动词属性，将世界文学理解为自由的精神贸易，强调世界文学就是交流本身，为把握世界文学的地方性与普适性这一至关重要的张力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式；为化解世界文学的中心与边缘这一核心论争，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成为重写世界文学史新的问题入口。

关键词：《“世界文学”推原》；世界文学；重写世界文学史；概念史；

作者简介：刘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李云，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西科幻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项目批号：02BWW00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Tracing the Origin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Reflections on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Abstract: The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repeated interpretations and redefinitions of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simultaneously igniting a fervent wave of rewriting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Comprehending “World Literature” stands as a crucial prerequisit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However, the essence of what constitutes World Literature has remained an unresolved enigma with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studies. Fang Weigui’s book, *Tracing the Origins of “World Literature”*, sheds light on this matter by illuminating historical truths and engaging in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theory. Employing a conceptual history approach, the book delves into the verbal dimension of “World Literature,” conceptualizing it as a free exchange of spiritual goods. It underscores that World Literature is the exchange itself, thereby opening up fresh avenues of

thought to grapple with the crucial tension between the loca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World Literature. Moreover, it offers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reflecting on the central debate surrounding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 of World Literature, serving as a fresh starting point for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 *Tracing the Origins of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conceptual history;

Authors: **Liu Ge**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nglish poet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liugeeee@163.com). **Li Yun**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with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i-fi literature (Email:1327514676@qq.com).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被不断刷新和定义,成为“新近关于‘全球文学’国际论争的焦点”(方维规 3)¹,同时也掀起了“重写世界文学史”热潮,这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应对学科危机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种族、阶级、文化冲突的有力尝试。如何把握世界文学地方性与普适性的张力?如何避免世界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如何看待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方维规的《“世界文学”推原》一书,以概念史的方法追溯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将“世界文学”理解为“自由的精神贸易”(93),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行为范畴,是一种实践,是指交流本身。通过强调“世界文学”的动词属性回应了围绕歌德以来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论争,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充实的事实依据矫正了学者关于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误读与以讹传讹现象。全书以史明理,史论互证,呈现了“世界文学”在全球化过程中正在进行以及还未完成的概念史,打开了理解“世界文学”概念的正确方式,为“重写世界文学史”如何处理地方性与普适性、中心与边缘等核心议题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与问题入口。

一、辨识正误：当代“世界文学”争论与误读

什么是世界文学?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莫雷蒂(Franco Moretti)直言:“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难题”(Moretti 46)。世界文学之所以成为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源于学者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甚至误读。

莫雷蒂借助进化论阐述了他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学。一种是由不同的地方文化交织而成的世界文学,另

1 本文有关《“世界文学”推原》的引文均来自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一种是被国际文学市场合为一体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体系），前者突出作品的内在多样性，后者则强调作品的同一性。¹

方维规认为，莫雷蒂“将世界文学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显示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莫雷蒂所理解的并不是歌德的世界文学”（6）。卡萨诺瓦（Pascalle Casanova）同样表现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她把世界文学看作文化资本相互倾轧和排挤之所”（13），她所认为世界文学实为“‘世界文学’定义的把持者所接受的文学文本的汇集”（季进 48），同样与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概念相去甚远。

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通过“流通”、“翻译”、“生产”展现了世界文学的形成过程，认为世界文学是指那些“在其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Damrosch 4）。达姆罗什看到了世界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的不平衡性。方维规也指出：“迄今的实际状况是，西方国家的大多数读者对其他地方的文学所知无几；尤其是那些用弱势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至少是没被译成英语或是其他重要欧洲语言的作品，它们在世界上传播并成为世界文学是极其困难的”（11）。基于文学传播的实际情况，达姆罗什呼吁学者拓展视野，关注欧洲之外的“其余”文学，以期改变这种状况。但在米勒（Gesine Müller）看来，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虽然强调了翻译和接受的意义，但最终还是落入了中心和边缘两极的窠臼。²对此，方维规则提出了不同见解。他通过考察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各种研究，认为米勒的评价有失公允，这是将“‘其余’这一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与关注‘其余’混为一谈”（11），体现了其治学之严谨。

与米勒对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误读一样，学界关于歌德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也存在诸多误解。方维规指出，“我们常能见到一些脱口而出的说法，例如：歌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创造者，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又如：歌德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具有全球视野。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但却流传很广”（2）。再比如有学者笃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世界文学构想，倡导世界文学。方维规认为这也是站不住脚的。翻阅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世界文学”字样仅见一次，没有足够的史料佐证马克思、恩格斯倡导世界文学。以上种种误解，究其原因，大多源于缺乏深入研究，浅尝辄止后以讹传讹、人云亦云。

要弄清楚世界文学究竟指什么，歌德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首先就要追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这就需要概念史了。方维规正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借助概念史这一研究方法，从“世界文学”产

1 参见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46.

2 该观点参见 Gesine Müller, “Einleitung: Die Debatte Weltliteratur-Literaturen der Welt,” edited by Gesine Müller, *Verlag Macht Weltliteratur: Lateinamerikanisch-deutsche Kulturtransfers zwischen internationalem Literaturbetrieb und Übersetzungspolitik*, Berlin: Tranvia-Walter Frey, 2014, 7.

生的历史语境出发，还原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真实面貌，厘清了围绕“世界文学”展开的诸多争辩与误解，清晰展现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变化及发展轨迹。

二、索真推原：考古“世界文学”概念史

方维规指出，“‘世界文学’概念不只拘囿于自己的实际意义，它还连接着更为宽阔的历史和体系语境，同其他一些近代以来与‘世界’二字组合而成的重要概念密切相关”（27）。概念史主张“要么弄清某个词语的不同意义层面，要么查明某个概念的不同称谓”（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36）。不少学者将歌德看作是“世界文学”一词的创造者，这是误解。他们只看到了这个词的实际意义，却忽略了对同“世界”二字组合的其他概念的特定语境考察，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找到了优越性。如果我们着重研究“世界文学”历时意义嬗变的连接点，就会发现，早在歌德之前，维兰德（Christoph M. Wieland）就用“世界文学”这个词指称贺拉斯时代的修身养成，即世界见识。¹虽与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含义有所不同，但也相去不远，因此，方维规提出，“没有理由仍然把世界文学一词看作歌德之创”（20）。

即使歌德不是“世界文学”这一词的创造者已成既定事实，也有学者坚持“世界文学”是在歌德那里获得了世界主义语义，原因大多基于1827年歌德发出了的“世界文学时代”口号。方维规认为，这一判断仍显轻浮，早在1773年，施勒策尔（August L. Schlözer）在他的《冰岛文学与历史》一书中就提出这个概念，并给“世界文学”注入了普世主义的含义。²与此同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激发和促进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形成。民族文学是构成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为民族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方维规认为，赫尔德的著作“明显体现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26），“若无赫尔德，这个概念在歌德那里或许不会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27），因此，方维规将赫尔德也视为“世界文学的精神先驱之一”（26）。除此之外，施莱格尔兄弟对于世界文学的结构性思考，“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62）。虽然施莱格尔兄弟并没有用到“世界文学”这个术语，但其著作中常见的世界复合词早已包含了世界文学现象。

采用概念史的方法追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起源与发生，可以发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在歌德之前就已形成。虽当时还未获得深刻的含义，但已具备世界主义的语义。要弄清楚什么是世界文学，不能忽略“世界”或“世界文学”在特定语境中的概念化过程，不仅应追溯歌德之前关于“世界”或

1 参见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第110页。

2 施勒策尔在《冰岛文学与历史》一书中将“冰岛文学”与其他七种“大”文学相提并论，以此给“世界文学”注入了普世主义的含义。参见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Isländische Literatur und Geschichte*, Göttingen, Gotha: Dieterich, 1773, 1-4.

“世界文学”的有关论述，探讨其特定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同时还应考虑与“世界文学”有关的民族文学对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构想的影响。“若以为此前概念不符合歌德概念的深度和广度或者用法，或与歌德的设想不同，从而忽略不计，这至少在概念史分析中是反常的”（62）。方维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概念史研究方法追溯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及发生语境，矫正了学界关于歌德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些许谬论，为“世界文学”等概念研究树立了新的典范。

由于歌德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世界文学理论，其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都只是简短提及而已，且有不同说法，不乏矛盾之处”（方维规，“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54），这就导致了后人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重。方维规指出，“歌德之后，1848年革命之前的世界文学首先是一个交往的概念，时常出现在社会和政治讨论中，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将目光转向文学经典的构建”（110）。总而言之，“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发展至今，经历了“注重世界文学交流”到“指向文学经典本身”的意义转向，这源于不同视角对歌德“世界文学”的独特理解，也与文学概念本身的变化息息相关。

三、概念辨析：“世界文学”作为“自由的精神贸易”

以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追溯世界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我们能清楚地厘清一个事实：今人所理解的“世界文学”与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毫不相干。固然，正如众多学者所言，世界文学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概念。今人围绕世界文学普适性与地方性的论争以及认为世界文学不应体现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介入，使得“重写世界文学史”和“中国（非欧洲）文学走出去”的呼声日益高涨。到底什么才是适合时代发展的“世界文学”概念？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分析歌德所构想的“世界文学”。

如前文所说，今人所理解的“世界文学”大多指的是那些超越时代，具有特定审美价值的文学经典的集合。如莫雷蒂提出的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学体系指向了文学作品本身，达姆罗什将“在其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Damrosch 4）称为世界文学。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强调，世界文学是“全世界的语言艺术产物”（Beecroft 189）。中国学者方汉文提出，“世界文学归根结底就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并存，是全球化的多元文学呈现”（方汉文 51）。与歌德所阐释的“世界文学”概念不同，在他之后的学者大都将世界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学概念，其意义与“总体文学”或是“世界的文学”相近，但与歌德所构想的世界文学概念相去甚远。方维规指出，“‘世界的文学’这个概念虽然还勾连着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想象和纲领”（4）。

如果说在歌德 1828 年前的早期言说中，“世界文学”还只是某种意义上

的空想模式，那么在 1830 年的《席勒评传》序言中，歌德已经将“世界文学”确定作为一种指向各国民族交流的行为模式，即“自由的精神贸易”（转引自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42）。方维规指出，“歌德几乎所有的世界文学用词基本上不是指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歌德的世界文学用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动词性，即他喜用的精神贸易，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对外交流、开展国际文学活动”（68）。在歌德看来，经济的全球化也将带来了文学的普遍化，精神贸易就与商品贸易一样，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与今人将世界文学理解为经典的集合不同，歌德的世界文学指向的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他所呼唤的世界文学时代实际上是对开展广泛的国际文学交流的一种美好诉求。

从歌德呼唤世界文学时代起，他所倡导的世界文学就指向了国际交流和相互接受等行为和现象，这是歌德作为德意志和欧洲办刊人的身份决定的。尤特（Joseph Jurt）指出，“歌德 1827-1831 年间的世界文学话语显示出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的三条路径：首先是翻译，其次是通过研究以及文化刊物获得信息，最后是不同的国家作家、译者之间的交往”（转引自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104）。歌德特别注重“借助自我在他者那里的映照（……）来达到更新和升华的自我认识”（转引自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76）。1861 年，歌德创办的《艺术与古代》杂志成为其广交文友、切磋交流的重要领地。之后，他在《环球杂志》等刊物与卡莱尔（Gerhard R. Kaiser）等作家的相互交流，以及与斯达尔夫人的交往，“直接导致歌德说出‘世界文学’”（100）。文学期刊的世界文学行为不仅成为歌德更新和升华自我的重要领地，也让他看到了“出自世界文学的最大好处”（109），找到了世界文学交往的理由和目的。

方维规通过扎实的文献爬梳，再次挖掘了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时代意义。他指出，“我们今天对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不是歌德彼时的认识，他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是国际交流和相互接受等现象”（66）。与今人理解的世界文学不同，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指向的是文学的国家交流，强调的是民族之间的相互对话、调适和提升，而“绝非指称整个世界的文学，并且他的世界文学理念，所指既非数量亦非品质，既不包括当时所知的世界文学，也不涉及各种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品”（40）。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文学在世界的交流，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行为，一场运动，一个过程，那么当下许多围绕世界文学讨论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回顾历史，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还是 21 世纪以来，以美国学术界为主导的“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始终都在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争辩：“世界文学是谁的文学？莫雷蒂提出的“文学进化论”，卡萨诺瓦提倡的“文字世界共和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对立状态。在此影响下，重写世界文学史成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批判性介

入的重要途径。然而如果理解当初歌德所谓的“欧洲文学亦即普遍的世界文学”（转引自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106）实指“文学在欧洲世界的交流”（73），这场争辩多少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歌德强调世界文学的动词性，世界文学不是谁的文学，而是文学在世界的交流、对话与影响。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弗莱泽 174）。总而言之，世界文学没有国族归属，亦不可能成为谁的文学。在当前“重写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走出去”等研究热潮下，重新审视歌德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回世界文学研究的“魂”。

Works Cited

- Beecroft, Alexander. "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 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 Systems."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edited by David Damrosch.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 180-191.
-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The Princeton UP, 2003.
- 方汉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Fang Hanwe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P, 2011.]
-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 年。
- [Fang Weigui. *Tracing the Origins of "World Literature"*.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21.]
- ：“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及其表达困境”，《探索与争鸣》11（2016）：54-58。
- [—, "The Unjustifiable 'World Sentiment': The Chinese Voic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Expression Dilemma."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11 (2016): 54-58.]
- ：《什么是概念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
- [—, *What is a History of Concepts*. Beijing: Life, Reading, and New Knowledge Sanlian Bookstore, 2020.]
- 季进：“关于概念、类别和模糊界限的思考——罗鹏教授访谈录”，《南方文坛》5（2018）：40-48。
- [Ji Jin. "Reflections on Concepts, Categories, and Fuzzy Boundarie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uo Peng." *Southern Literary Forum* 5 (2018): 40-48.]
- 马蒂亚斯·弗莱泽：“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张帆译，《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世界文学》，方维规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74-185 页。
- [Matthias Fraser. "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Reader, Producer, Text and System." Translated by Zhang Fan. *Ideas and Methods: World Literature Between Locality and Universality*, edited by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P, 2017. 174-185.]
- Moret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